當最後一個音符輕柔落下

莎莉.潔諾娃

2019.8.1

- p.5 其實,家人之間、照服員與病家之間、醫療人員、安寧緩和和照護人員、人與人 之間的綿密多樣化的互動,才是本書的重點。
- p.22 她等輪盤再次轉動已經等好幾年了,然而人生往往只給你一次機會。
- p.32 他的體熱在被褥下形成一個舒適的繭, 包覆著他, 跟臥室裡不請自來的低溫 形成強烈對比。
- p.33 這些快速顫動像漣漪一般起伏,從身體某一處跳到另一處,快速又連續,是不 斷翻騰滾動的滾水。
- p.34 他的運動神經元遭到多種毒素的毒害, 而毒素的組成究竟爲何, 他的醫生和 地球上任何科學家都不知道, 他整個運動神經元系統一步步邁向死亡。
- p.34 他不懂生物學, 不知道身體的肌肉燃料還剩多少, 希望自己還有機會——細數身體的抽搐。
- p.35 她的心跳速度超過走路速度所需,使她不安起來。
- p.41 很好笑, 同一段生活過往, 從兩人的嘴巴說出來, 竟好像是截然不同的故事。
- p.44 親愛的, 恕我講句不好聽的, 你只有自己的屁眼被捅了才會分辨對錯。
- p.65 凱西人很好, 顯然也很關心他和他的工作, 但是身爲漸凍症照顧協調員的她, 口袋卻只有壓舌板, 別無其他。
- p.68 再多的針灸、拔罐、艾灸,也阻止不了他的右手臂漸如灌漿般變硬。她繼續做, 但兩人都知道這些努力越來越虛情假意。
- p.68 人情義理和內疚使她走不了, 這對兩人都不健康。

- p.71 他很想舉起虛弱的手, 給這位好心女士臉上重中一拳。
- p.77 需要的東西太多了,有太多「失去」和「需要」同時出現。
- p.78 兩人的接觸創造出一種人類之間的連結,對他來說就像他還能呼吸的空氣一樣不可或缺。
- p.79 一開始他無法明確指出那是什麼。這個連結無關希望,不涉同情,不是由愛而生。 是照顧。
- p.87 每一塊肌肉都暫停運作,好友的背叛令她目瞪口呆、無從反應。
- p.102 他站在厚厚的流沙裡,每個輔助工具都是放在他頭上的一塊磚頭,使他越陷 越深,不可逆。
- p.111 他只能坐在沙發上,無能爲力,艱難地呼吸,茫然盯著自己的影子反射在黑色 光滑的電視螢幕上。
- p.113 他並不畏懼在比爾面前赤身裸體, 經過第一個禮拜的接觸後, 所有顧忌羞怯都已化爲粉塵。
- p.127 他幾乎無法呼吸, 但是掐住他的, 是恐懼, 不是 ALS。每吸一口氣就像給越來 越強烈的驚恐添柴火, 彷彿他的血液現在攜帶的是恐懼, 而不是氧氣。
- p.131 「不論好壞都長伴左右」,結婚誓詞是這麼說的,然而,好和壞是互不溶解的元素,是質數,是油和水。他對卡麗娜的好回憶和壞回憶無法混合、無法均衡、無法中和、無法相互抵銷,而他兩者都死抱著,完整無缺。
- p.147 以後,這兩個字以前是指未來某個含糊籠統、不明確的時間,自從他確診後已 經換上「立即」的意味。
- p.157 但是 ALS 沒有臉孔、沒有聲音、沒有心跳, 你很難痛恨一個非人的東西。
- p.161 他感受到的差異是從九十九變成一百,然後去適應這個相差一的變化,他並不是從零開始適應每種新症狀、每個少掉的一磅或子音。他大致還看得出自己、聽得出自己。每個禮拜都是一種新的正常。
- p.176 而照顧理查這條路上, 隧道盡頭不會有光亮, 他不會達成任何成長里程碑而不再需要整夜協助, 除非他們把死亡視爲一種里程碑。

- p.177 他們從不談論,共同的沉默是兩人的共謀。
- p.179 彷彿看到有人起床沒整理床鋪或牙膏用完沒蓋上蓋子, 令她坐立難安, 就像 癢得不得了卻不能搔癢一樣。
- p.18o 雙臂交叉站在那裡端詳卡麗娜, 彷彿她是一道他想不通的數學題, 或是一件 有點令他不舒服但又不知道爲什麼的藝術品。
- p.183 親愛的, 原諒理查是爲了你自己, 不是爲了他。
- p.191 卡麗娜任由這股隱隱痛楚傳遍全身,任由這則理查如何毀掉她人生的悲劇故事肆虐,她滿心歡迎,因爲這是她再熟悉不過,因爲這樣讓她覺得自己是情有可原。
- p.220「親愛的, 坦白說, 關我屁事」(譯註: Frankly, my dear, I don't give a damn. 這是《亂世佳人》最後一幕的經典對白。)
- p.230 他要父親承認錯誤,承認造成查理覺得自己不夠好、沒資格成爲這個家庭的 一分子。
- p.231 每個句子都在挖掘一道道埋在最深處、最黑暗核心的沉默傷口,將一輩子的 勇氣和怨恨釋放出來,只是,不管寫了多少個句子,埋在內心深處的不平似乎 永遠挖不完。
- p.236 就這麼一瞬間, 父親和任何道歉的可能都消逝了, 死了。
- p.244 這個疾病是一個沒有面目的敵人,是一個沒有致命弱點的對手,完全沒有被擊敗的紀錄。
- p.248 下一代療癒了上一代造成的傷痛。
- p.251 他發現聽義大利人喝咖啡聊天是悅耳樂事,而中文卻好像嘈雜的機關槍發射,每個字都是插進他脊椎的一根針,近似摩擦氣球表面的聲音。對理查來說,爵士樂就是中文。
- p.253 或許讓兩人之間的高牆鬆脫了幾塊磚,但是牆仍然堅固高聳,是一道迫人、年 代久遠的心房。
- p.261 同時, 他忍受著雙眼之間會令人哀哀叫的疼痛。
- p.283 卡麗娜別過臉,給予一種隱私感,一個很奇怪且多餘的舉動。

- p.283 一整天下來,理查身體每個部位不時有程度不一的裸露,而且任人擺布,被洗澡、被上廁所、被擦拭、被洗淨、被穿衣、被脫衣,他的身體只是一件必須完成的差事、一件必須做的工作。每個居家護理人員、每個來訪的護士和物理治療師都是中性對待他的裸體,隔著薄一層醫用手套,他的肌膚跟另一個人類進行實際接觸。他只是一根陰莖,只是一個下垂的屁股,只是一個病患衰老的身體。
- p.283 所以卡麗娜根本不必別過頭, 他只不過是個罹患 ALS 的前夫罷了。